

中國人應該穿什麼？

琴台聚
胡野秋

胡野秋

歷史悠久的中國人，活到今天居然愈活愈糾結，衣食住行竟沒有一樣是自己的。其他不表，單說這排第一的「衣」。

上街睇一眼行走中的男女老少，幾乎無法判斷是哪國人。女士一律袒胸露乳，盡可能多露，式樣雖千奇百怪，但歸結為一個字——「洋」，不是西洋就是東洋，哈英、哈美、哈韓、哈日，就是鮮見哈華，偶爾見幾個穿旗袍的，也都是酒店的客戶服務員。

男人們更糟糕，西服居多，剩下的也基本是運動裝、外套，貌似很悠閒，實際很匆忙。粗粗望去，以為中國人都是運動健將。中小學校服就更不能看了，製作低劣的運動服乾脆讓人分不出性別。

可是倒退幾十年，我們也曾衣冠齊整過。記得辛亥百年的時候，南方有雜誌做了一期「民國範兒」的專題，未讀文字，先被民國文人們的氣度吸引，除了他們肚子裡看不出的學問，以及由學問而透出的那份清高之氣之外，真正詮釋「範兒」的符號是：長衫。

那每一襲飄蕩的長衫下，都包裹著一副雍容沉澱的風骨，所以在我看來，所謂「民國範兒」首先就是「長衫範兒」。而看見這些穿長衫的男子，我就無端想到宣德年間的青花瓷，儒雅而易碎，所以很難想像兩個穿著長衫的人操傢伙過招。一脈藏青，一匹灰白，低調內斂中難掩風流。

魯迅從日本留學回國後，長衫伴隨了他終身；新派的胡適，也基本上出國西裝，回國長衫，重大演講必著長衫；即使是喝盡洋墨水的徐志摩，在陪泰戈爾遊歷中國時，也和陸小曼以長衫旗袍伴著。其他如蔡元培、陳寅恪、吳宓等學界泰斗，西裝幾乎是小菜，主菜依然是長衫。至於王國維、梁漱溟這樣的國學大師，則基本上長袍加身，不沾西式裁縫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魯迅的學生中，即使像柔石、殷夫這些年輕而激進的「左聯」作家，出入居住於租

思旋
天地

思旋

正值開學時間，「鉛水事件」已蔓延到教育界，大家關心學校飲用水是否安全？在衛生署網頁也提到「鉛」對兒童傷害較大，吸收大量鉛毒，可引起的病徵包括學習遲緩、行為異常及智力發展障礙等，難怪觸動全城家長神經線，父母擔心子女中鉛毒。

政府優先為幼稚園驗水

天下無不是之父母，教育局如學界父母官，局長吳克儉也迅速回應，由於教育局現時只為二零零五年或以後落成的公營學校安裝濾水器，並沒有為幼稚園提供濾水器，為了釋除家長疑慮，當局決定優先為全港幼稚園先行驗水，特別是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的幼稚園，之後再為約八十間於二零零五年或之後落成的中小學驗水，並根據水務署稍後完成的專家小組報告與建議，研究就其他學校所需跟進工作。此外，教育局亦會給予學校適當指引及建議，而不是一刀切的硬指標，如經過個多月暑假，應先放水一會才用水，同時亦提供化驗中心及濾水器名單等，讓每間學校可因應校本需要而自行調節。除以上措施外，溝通至為重要，教育局成立了一條專線，聽取家長就鉛水事件的意見，盡量解答學校及家長的疑慮。

現在居住環境複雜了，今天是水的問題，明天是空氣問題，後天是食物的問題。每當問題發生，香港市民已慣性地第一時間把責任推給政府。從另一角度看，事事談過於人，也無濟於事。突發的事情發生往往是身教最好的時機，我們的反應孩子全看在眼里，應敏於行而慎於言。

隨想
興國

興國

為什麼要訂立標準工時？自然是保障打工仔了。訂立了標準工時，打工仔每周上班的時間，便固定了，超過的部分就要補水。不過，最近看到新聞指出，如果標準工時訂在每周四十四小時，企業需要補水的負擔，可能高達一百億，有些公司負擔不下便會轉盈為虧，預計會有七千間公司因而倒閉。

標準工時

我從事新聞工作近三十年，對我們這些新聞人來說，什麼叫工時，是以前想都未曾想過的。因為新聞事件時時刻刻都會發生，萬一在工作時間以外發生的事件，難道就不聞不問？除非是在報館做編輯，那就是在特定的時間內，完成編務工作就沒事了。如果是記者，特別是做專題採訪的記者，那可就是隨時隨地都在看新聞、想題目、找題材，而工時，那不包括動腦的時間。

我記得當我做到總編輯的時候，除了睡眠時間之外，只要睜開眼睛，便要看遍各報，看看有沒有新聞遺漏了，還要比較他報的寫作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，再來就是盯着有沒有新聞發生。記得當時的老闆說過一句話，做總編輯睡覺的時間自然很晚，但第二天卻不能晚起，而且一定要早起，看完其他報紙之後，新聞行業的標準工時就要先交代，然後再去睡個回籠覺。所以，新聞行業的標準工時該如何釐定？

我現在在大學做兼任講師，那是論幾節課來計酬，就沒有什麼工時問題了。但是，如果是專任教授呢？是否每天依工時多少留在學校？留在學校除了上課之外，做些什麼呢？改作業、見學生、備課？但是有時學生喜歡在放學後才找老師，那時間如何計算？而備課，依我的經驗，都是在上課前的晚上準備的，因為確保不會忘記。那晚上的時間又如何計算？

還是農業社會比較單純吧？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不必去計算工時，因為時間都是自己的，多勞就多得。在工商業的社會，老闆和勞工的關係就大不一樣，因為有酬勞的時間是老闆的，沒報酬的時間才是自己的。想多勞，老闆不酬，就不能多得了。

界，卻也長衫來去，不見抵牾。

我們常說「文人氣」，沒人弄清那氣從何來，但有一點可追索，他們的文學學問中，無不透露出從長衫的立領、斜襟、盤扣中散發的雅致，在迎風而立的時候，我們才能找到「玉樹臨風」的出處。

魯迅不但愛穿長衫，而且善寫長衫，他筆下的孔乙己，是在咸亨酒店「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」。雖然孔老夫子的長衫是「又髒又破，似乎十多年沒有補，也沒有洗」，卻一下子與「短衣幫」拉开了距離。即使在當時的世俗看來，長衫也是身份和面子的象徵，所以孔乙己用多出的五文錢買的黃酒和茴香豆，便為人矚目。落魄文人尚且如此，可見那時斯文還沒有掃地。

可是今天連文人都不知道該穿什麼，這實在連孔乙己都要笑話。

有一種論調很盛行，現在時代不同了，生活節奏快，穿上那長長的東西上街，多有不便。這我就奇怪了，為什麼穿著西方的風衣就是帥酷，穿著我們的長衫就不便呢？一樣的長度，同樣的結論。問題不出在我們的眼睛，出在我們的腦袋，我們的眼睛沒瞎，但我們的心瞎了。我們已經在東西文明的十字路口，滿眼是別人的路，獨忘回家的路。

也有人覺得穿長衫需高大魁梧方合適，否則「撐不起」，實際上這也是大大的誤區。凡我們熟知的民國那些範兒，恰恰都是不高大、不魁梧之人。魯迅不到一米六，胡適不到一米七，其他文人大都在二者之間，這從照片上可以看出，在當時超過一米七已是高大魁梧了。而今天我們看到當年魯迅、胡適、蔡元培等人的照片，無不覺得頹長挺拔，這實在是拜長衫整體裁剪、合體向上的審美優勢所賜。

倒是西裝是為西人定製，突出骨骼健壯之美，卻不合中國人的身材。在國外，為何「中國式西裝」讓人一眼就可分辨出來，原因概在於此。而為中國人定製的長衫、大襟、無肩恰能揚長避短，襯托東方人的身形，但鮮為中國人所識。由此看來，讓中國人穿回自己的衣服，其實頗不容易。

還談蜜蜂

在農村，蜜蜂還是以鬚養為主。找個髹，把底部鑽上幾個小孔，將髹身平放，髹下墊上幾十公分的石塊，壘砌個格子也可以。安置髹時，將鑽孔的底部朝南或朝東，上面再放上個紮成傘狀的草束作頂，把蜂群攆進去，口部堵上蓋簋子，新蜂窩便放置成功。

老家院前的大娘家，以及大山北面的大舅家，都養過蜜蜂。養的多是中蜂，也有意蜂群。蜂群多時，達十幾三十幾群，但是說沒就沒了。從鼎盛時的三十群左右到一群不剩，大概也就一兩年時間。

農村有個相當普遍的說法，誰能養到一百窩蜜蜂，誰就能見到皇上，可見農村人對蜜蜂的敬畏和崇拜之深。決定養蜜蜂前，我查閱過大量資料。蜜蜂怎麼養，易得哪些病，常見問題有哪些，選擇什麼樣的方式，我都認真思量過。真正養過兩年才發現，養蜂根本不是那麼簡單的事。我自信掌握的理論知識比一般蜂農多，也看過各種疑難雜症，並結識了不少南海南北的蜂友，遇到問題時照樣愁眉展展。

第三次談蜜蜂，主要是想由蜜蜂直接引向蜂蜜。蜂蜜涉及眾多消費者利益，其價格卻參差不齊、五花八門。不用推理，五花八門的價格後面，絕對不可能是品質一樣的蜂蜜，五花八門的錢貨到的，必定是五花八門的蜜。

現在一箱蜜蜂的市場價，在六百到一千四百元之間，大部分在一千元左右。這樣一群蜜蜂，定點養殖的話，一年能釀多少蜂蜜？一年需要投入多少？我來給個參考。

爺爺養過幾群蜂，後來沒了。父親養過一群蜂，一年後死光了。他們都沒什麼養蜂知識，就是靠農村那種傳統的養殖辦法。我從去年五月份業餘養蜂，第一群是引進的湖北雜交蜂種，主要是卡蜂血統，第二群從鄉鎮購得，為本地意蜂。卡蜂去年秋得了蜂蟻，因防治不科學最終飛逃了。意蜂群取了幾斤蜜，沒花時餵糖分群。一群十二脾的蜂群，陸續分蜂到八群。八群飛逃一群，病掉一群，剩下六群，一次防治蟻害時用藥稍大，導致花三百元新購的一隻種蜂王飛出後誤投他箱，瞬間被圍王咬死。再次購王，一隻東北黑蜂王介王后還沒打開王籠就莫名死亡。一隻意蜂王介入蜂群不慎，直接被圍死。

一年下來，花費了三千左右，僅得到幾斤蜜。而和我一同養蜂的哥們，一群意蜂分成四群，又是做木箱又是買蜂藥的，餵了不少糖，取了不到三斤蜜。到了秋末，四群蜂有三群滅失了，只剩下一群過冬。今年春天開箱，那最後一群蜂也全部死在箱內，一隻活蜜蜂也沒剩下。朋友跟我密談，千萬別跟村裡人說，大張旗鼓養蜂，養沒了太丟人。他想讓我分一群給他救急，不求取多少蜜，只是想挽回點顏面，別讓周圍人笑話。

去年在老家附近放蜂的一位蜂友，養了四十多群蜜蜂，取了多少蜜我不清楚。秋末蜂群開始互盜，這一群偷那一群的蜜，那一群偷這一群的蜜，亂七八糟打成一片，想盡辦法不起作用，最後只得轉到其他地方去了。到今年春天，他給我打電話說開箱檢查時，蜂群一群沒剩。按一群蜂八百元計算，四十群的損失就是三萬二千元。這

還不算工錢，不算無蜜和越冬前餵糖的開銷。取得那點兒蜜和花粉，能賣多少錢？

一個月前，由於長期乾旱，整個山東地區的植物幾乎都不流蜜。老家那個地方的荊棵花也遲遲不開，開的也沒蜜。一天下午回家檢查，發現一群蜂的蜂箱內有蜜蜂在打架，盜蜂出現了。當晚我把蜂箱移到南邊七八米外，將向北的巢門改成向南。次日早晨查看，盜蜂現象依然存在。沒辦法，那天傍晚，我只好把被盜蜂轉移到三十多里外的鎮上，同時將其餘五箱蜜蜂的巢門縮小到僅容一兩隻蜜蜂進出。處理得及時，方法還算得當，才把盜蜂危害遏制在初始階段。

七月十一日，荊棵花期開始正盛。上午十點多，母親打電話來，說有一群蜂要飛逃，數萬隻飛出的蜜蜂漫天亂舞。我緊急請假回去處理，到家時，飛出的蜂群已經讓母親端水灑落在南面十幾米處的一棵柿子樹上。三個大蜂團掛在樹枝頂部，父親正在想辦法。群蜂落的位置太高了，樹枝又細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其收回。

按傳統方式定點養殖的蜜蜂，產量受周圍蜜源的影響嚴重。我十群蜜蜂，六箱超十二脾蜂量，只有兩箱取到蜜，春夏兩季總共取了不足六十斤。陽曆九月份以後，沒花了就得餵糖，到明年早春繁殖前後，一箱蜂得用一百斤左右的白砂糖，質量好些的按二元五角一斤算，一百斤是二百五十元。一整套蜂箱的市場價在三元左右，按三年更新換代一次，一年是一百元。這樣，一年的養殖成本就是四百元左右一群。這還是在沒算人工開銷和蜂群本身價值的情況下。六個蜂群產不到六十斤蜜，按一群十斤算，僅最低成本就不下一斤三十五元。定點養蜂，五年能有三年取得豐收，就很不錯了。流蜜差的年份，一點蜜都取不到，開銷反而會成倍增加，外加蜂群意外滅失、防治病蟲害、人工開支等等，定點養殖蜜蜂

的高品質蜂蜜價格，不可能低於六七十元一斤。

四處追花的蜂農，取的蜜肯定比定點養殖的多，餵糖量也比定點養殖的少，但他們要支付蜂群轉場的開銷。另外，他們很少有產封蓋蜜的。由於經常要轉場，蜂蜜留在巢中轉場很困難。他們搖的多是非成熟的蜜，蜜的品質自然要低些。

今年產量低，也跟我產成熟蜜有關。為了取到封蓋蜜，我一直在省。繼箱灌滿後，我沒有搖蜜。養蜂資料中說，蜂蜜灌滿後，蜜蜂會反覆對那些蜜進行醱製，直到滿意了，才在巢口處封上蠟，即所謂的封蓋。時間是，自灌滿到封蓋需要三至七天。我不知道這個數據來自哪裡，我那兩群蜂繼箱灌滿後，第三天約百分之五封蓋，第七天約百分之十五封蓋，兩周時才封蓋約百分之三十。此時未封蓋部分，已經快被蜜蜂消耗光了，只得取蜜。取出的蜜我用折光儀測過，東北黑蜂產的波美度在42度左右，含水量19.7%上下。意蜂蜜的波美度在42.3到43度之間，含水量在19.2%到18.8%左右，均達到國家一級標準。

路邊攤、超市裡、網絡上，蜂蜜的品種和價格五花八門，看得人眼花繚亂！該選什麼樣的蜂蜜，不是一時半會就能說得清的。浙江衛視公開報道過假蜂蜜的產銷過程，假的程度令人震驚。人造蜜價廉，高價的也未必真，但純蜂蜜的質量和成本擺在那兒，蜂農們不可能僥到賠本賺吆喝。選什麼樣的蜂蜜，還看自己吧！



■養蜂人展示蜂蜜。 新華社

三個90後

那天朋友婚宴上，同席對坐有三對母子，從三個媽媽談話中得知，她們都是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，少女時代跟喜慶主婚人在香港同一中學唸書，這次專程來港度假，喝老同學的喜酒，她們的兒子年紀都不到二十歲，A媽媽和B媽媽的兒子有說有笑，C媽媽的兒子則悶着嘴不說話，只有A、B下傻笑，C媽媽看到這情形便瞞對大家說：「我這個兒子他爸爸很固執，為了要他學好英文，從小就不准他講中文，我們夫婦又各有工作，平日已跟他見面不多，在國際學校寄宿後，他就連自己的中文名字都寫不出來了。」語氣間有點怪C爸爸。

今夜星光仍燦爛

看完節目，我們祖孫三代人就到旁邊的麥當勞吃漢堡包或到茶樓飲茶，之後，就沿着海濱長廊閒逛，吹吹風，看看海，散散心，跑跑步。那時，還沒有那麼多的設施和裝飾，更沒有明星掌印和牌匾，也沒有露天茶座和小食店，一條長廊空空蕩蕩，只有白雲和陽光、晚風和星空，卻令人感覺很舒服，也很充實。

所以，那兒常常成為我和女兒追逐戲耍的地方。小妮子總是玩兩下就撒嬌，要媽媽和外婆抱抱，倚着欄杆看大海，以及海上飛翔的鳥兒和行駛的渡輪，享受著海風的親撫和夕陽的沐浴。一種簡簡單單的親子活動。

那時，雖然還沒有「星光大道」，但「星光」，但此「星光」不是彼「星光」，它閃亮，卻不耀眼；它高高在上，卻會俯身微笑，夜幕降臨時，更調皮地對着你眨眨眼。那些點點星光，遠遠而渺小，卻予人無限的想像，望着它們，你會相信，你真的有能力飛翔，可以摘星；不若今日星光，彷彿近在咫尺，觸手可及，人卻在渾濁的環境中迷失了方向！

悠悠十年間，當年簡樸而空曠的海濱長廊已變身為人頭湧湧、遠近馳名的「星光大道」，成為招徠遊客的主題景點。遠方的來客都知道，到此一遊，要戴墨鏡！因為有光芒四射的電影明星，可以跟他們「握手」，索「簽名」，還有各式美食、表演或展覽，好不熱鬧。

今夜星光依然燦爛，如梭的人流更添氣氛，只是，漫步海濱的那份悠閒感卻讓「大道」上的人氣沖淡了，沒了家的親切感。

方寸
不亂

方芳

內地遊客往日本盲目搶購成風，最近搶購的不再是電飯煲、廁所板，而是價值二三千元港幣，甚至六千港幣的小學生書包。孩子揹上幾千元的書包，難道讀書如有神助？

保命書包

原來這些書包是「保命書包」，鋼板設計，揭起能覆蓋學生頭部；又具備浮力，可作水泡之用；更有GPS定位系統，方便救援；於是地震、海嘯都不怕，死不去，又能救回哩。日本有這類「保命書包」設計，全因為日本屬地震帶，地震海嘯時有發生，家長為孩子防患於未然，可以理解。

但中國內地，地震又不是常有發生，這類書包用得着嗎？書包純重量一點五公斤，放上書本、文具，起碼加磅數倍，不是孩子容易負荷的事。今天大家都在注意孩子的健康發育，如此重量的書包，對孩子脊椎發育有好處嗎？

翠袖
乾坤

連盈慧

坐有三對母子，從三個媽媽談話中得知，她們都是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，少女時代跟喜慶主婚人在香港同一中學唸書，這次專程來港度假，喝老同學的喜酒，她們的兒子年紀都不到二十歲，A媽媽和B媽媽的兒子有說有笑，C媽媽的兒子則悶着嘴不說話，只有A、B下傻笑，C媽媽看到這情形便瞞對大家說：「我這個兒子他爸爸很固執，為了要他學好英文，從小就不准他講中文，我們夫婦又各有工作，平日已跟他見面不多，在國際學校寄宿後，他就連自己的中文名字都寫不出來了。」語氣間有點怪C爸爸。

獨家
風景

呂書練

如果不成為新聞主角，我也幾乎忘記了那條星光大道。名字很動聽，予人以夢想，位處黃金地帶，又是海濱長廊，不但是遊客的心頭好，也是香港的輝煌紀錄。而這裡，也曾經給我留下美好的回憶。

不過，那是它成為「星光大道」之前的日子。以前，家住佐敦道避風塘附近，那時，還沒有填海，也沒有今日的九龍站及其附近的豪宅，每天都有渡輪載運着過海上班的人們。那時，女兒還小，媽媽仍在上世，常常我帶着媽媽和女兒到香港文化中心來，因為大堂有個小舞台，每到周末都有些業餘藝團演出，那是很適合小朋友看的節目。

看完節目，我們祖孫三代人就到旁邊的麥當勞吃漢堡包或到茶樓飲茶，之後，就沿着海濱長廊閒逛，吹吹風，看看海，散散心，跑跑步。那時，還沒有那麼多的設施和裝飾，更沒有明星掌印和牌匾，也沒有露天茶座和小食店，一條長廊空空蕩蕩，只有白雲和陽光、晚風和星空，卻令人感覺很舒服，也很充實。

所以，那兒常常成為我和女兒追逐戲耍的地方。小妮子總是玩兩下就撒嬌，要媽媽和外婆抱抱，倚着欄杆看大海，以及海上飛翔的鳥兒和行駛的渡輪，享受著海風的親撫和夕陽的沐浴。一種簡簡單單的親子活動。

那時，雖然還沒有「星光大道」，但「星光」，但此「星光」不是彼「星光」，它閃亮，卻不耀眼；它高高在上，卻會俯身微笑，夜幕降臨時，更調皮地對着你眨眨眼。那些點點星光，遠遠而渺小，卻予人無限的想像，望着它們，你會相信，你真的有能力飛翔，可以摘星；不若今日星光，彷彿近在咫尺，觸手可及，人卻在渾濁的環境中迷失了方向！

悠悠十年間，當年簡樸而空曠的海濱長廊已變身為人頭湧湧、遠近馳名的「星光大道」，成為招徠遊客的主題景點。遠方的來客都知道，到此一遊，要戴墨鏡！因為有光芒四射的電影明星，可以跟他們「握手」，索「簽名」，還有各式美食、表演或展覽，好不熱鬧。

今夜星光依然燦爛，如梭的人流更添氣氛，只是，漫步海濱的那份悠閒感卻讓「大道」上的人氣沖淡了，沒了家的親切感。